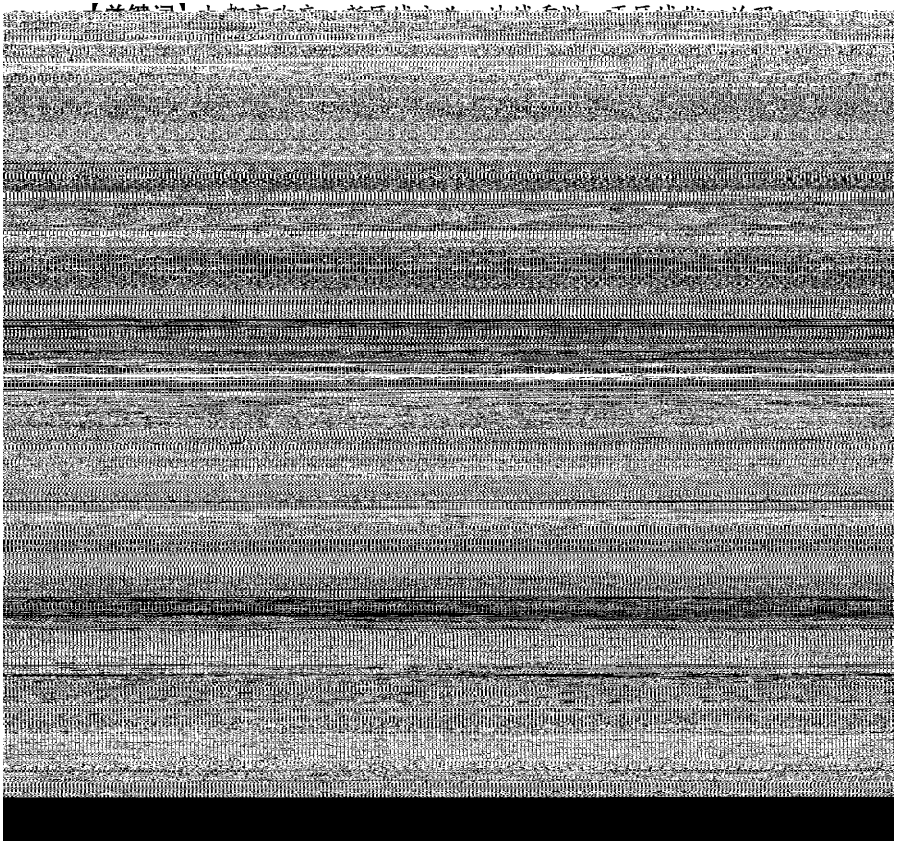
区域主义范式与城市政治

汉克·V.萨维奇　罗纳德·K.福格尔
罗思东　译　王　旭　校*

【摘　要】论文回顾和总结了自20世纪初期以来,区域主义演变的四种形态,以及大都市政治的相关内涵。论文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大都市政府、公共选择、新区域主义、地域重划与再区域化等四种区域主义范式产生的动因,总结了这四种范式各自的特点以及所受的批评。同时,以当代区域面临的问题为中心,提出了未来区域主义的取向,并将此视为复兴城市政治的新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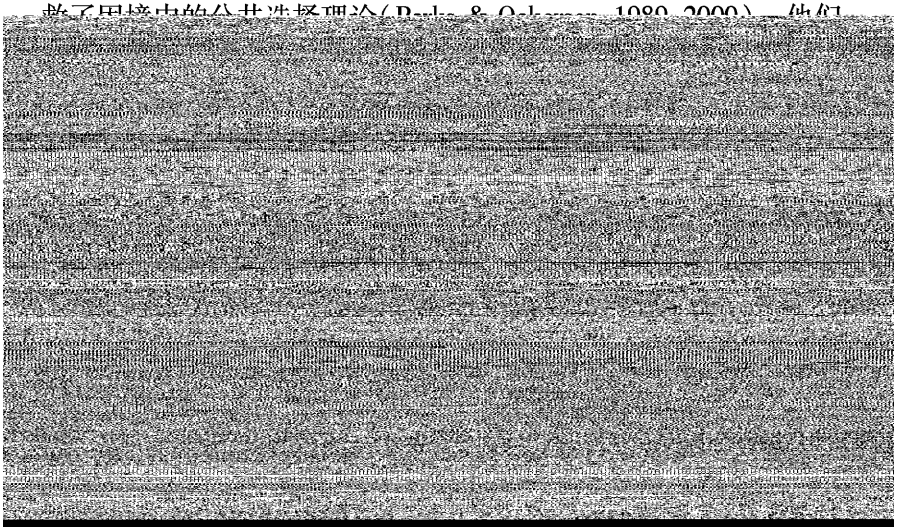


锐的批评。他们指出，大都市政府学派所说的，由大量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务成本更高、更缺乏效率或者对公民不负责任，是没有事实

Tiebout)的经典之作——《纯粹的地方支出理论》,以及文森特·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查尔斯·蒂伯特和罗伯特·沃伦(Robert Warren)在《大都市地区的地方政府组织:理论探讨》一文中对这一理论的详尽阐述(Ostrom et al.,1961;Tiebout,1956)。对于公共选择学者来说,地方政府的碎片化是一项优势,而不是有待纠正的缺陷。公共选择学派依靠市场机制,来提供与协调大都市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碎片化引导地方政府彼此竞争,使它们保持较低的税收、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并对公民认真负责,以此来吸引人口和企业的进入。市场训练了地方领导人。同时,危险来自像市县合并这样的不当改革,它会导致过度集中,从而损害民主自治。弗雷德·齐格(Siegel,1997)认为,自由派的大城市市长热衷于过度开支,导致城市官僚机构膨胀,服务低劣,税收高企,最后是居民和企业的不满与迁离(见 Hirschmann,1970)。久而久之,随着人口的减少和商业投资的撤离,选民转而选择更为保守、财政上

在,学者们则在谈论强化非正式横向网络的大都市**治理**,更加关注于缓解中心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差距。许多以此为核心的研究聚集在“新区域主义”的标签之下,折射了大都市治理中新范式的发展,以及在公共选择学派的追随者与大都市政府的倡导者之间不断增长的共识。

罗杰·帕克斯(Roger Parks)和罗纳德·奥克森(Ronald Oakerson)以“地方公共经济”之名,对公共选择进行了重新诠释,解



系列我们一般称之为'城市区域'的突出现象,确实正在表现为当今世界背景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而它的出现从本质上讲同全球化水平的提高有关"(Scott,2001:xiv)。阿伦·斯科特(Allen Scott)在解释新区域主义时,认为它"根植于一连串人类劳动的聚集地,以及社区生活在全世界的扩散"(Scott,2001:1):

>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这些聚集地催生了明显的次国家地区(即区域)的社会转型。其中许多成为焦点,尝试着新的影响深远的地方政治变迁并重组为不同的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努力应对全球化带给它们的与日俱增的压力和紧张。其中很多也正在开始得到明确的认同,并具备了世界舞台上经济和政治主体的力量。借此,新区域主义首先同旧区域主义划清了界线。旧区域主义中的一个个区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内都倾向从属于中央政府的支配(也更容易得到使自己免受外来动荡冲击的保护)。(Scott,2001:1)

内尔·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New State Spaces*)提出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宏大理论,以阐述新区域主义(Brenner,2004)。他认为,随着19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与失败,我们目睹了现代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观层次(meso-level)的重构。他论证道,现代资本主义要求围绕城市区域重构国家的地域层次,结果新区

以及高度的
经济决定论
也是不准确
现代国家的

式——的主要批评,是它具有强烈的经济决定论趋向,
抽象性(Beauregard,2006)。现在被提到的争论,即这种
去掉了再区域化的所有政治色彩,从某种经验程度来看
的(Savitch,1988)。在应对经济变化的广泛特征及其对

意义时，存在一种“政治缺位”（Le Galès，2006）现象，在撒森（Sassen，2001）清晰表达的全球城市理论里，该现象就曾经在纽约、伦敦和东京出现过。撒森没有特别论及创造全球城市的政治，也未谈到存在着塑造全球城市形态的政治选择和人类动因。

现代国家的重构也能够从过去10年经合组织（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所进行的有关地

> 管理模式，转变为创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它以坚决主张促进经济增长战略、承担风险、革新以及私人部门导向为特征（OECD，2007：3）。

经合组织对这一转换的建议包括放松规制、政治分散化和私有化，同时主张大都市和区域拥有更大的决策能力，以提升城市区域在世

[redacted]

冒犯其基本选民(Vogel,2007)。

经过10年的混乱和丑闻之后,新多伦多市趋向稳定(Vogel,

[redacted]